

庫文民

著譯仁鵬

宮崎滔天論

孫中山與黃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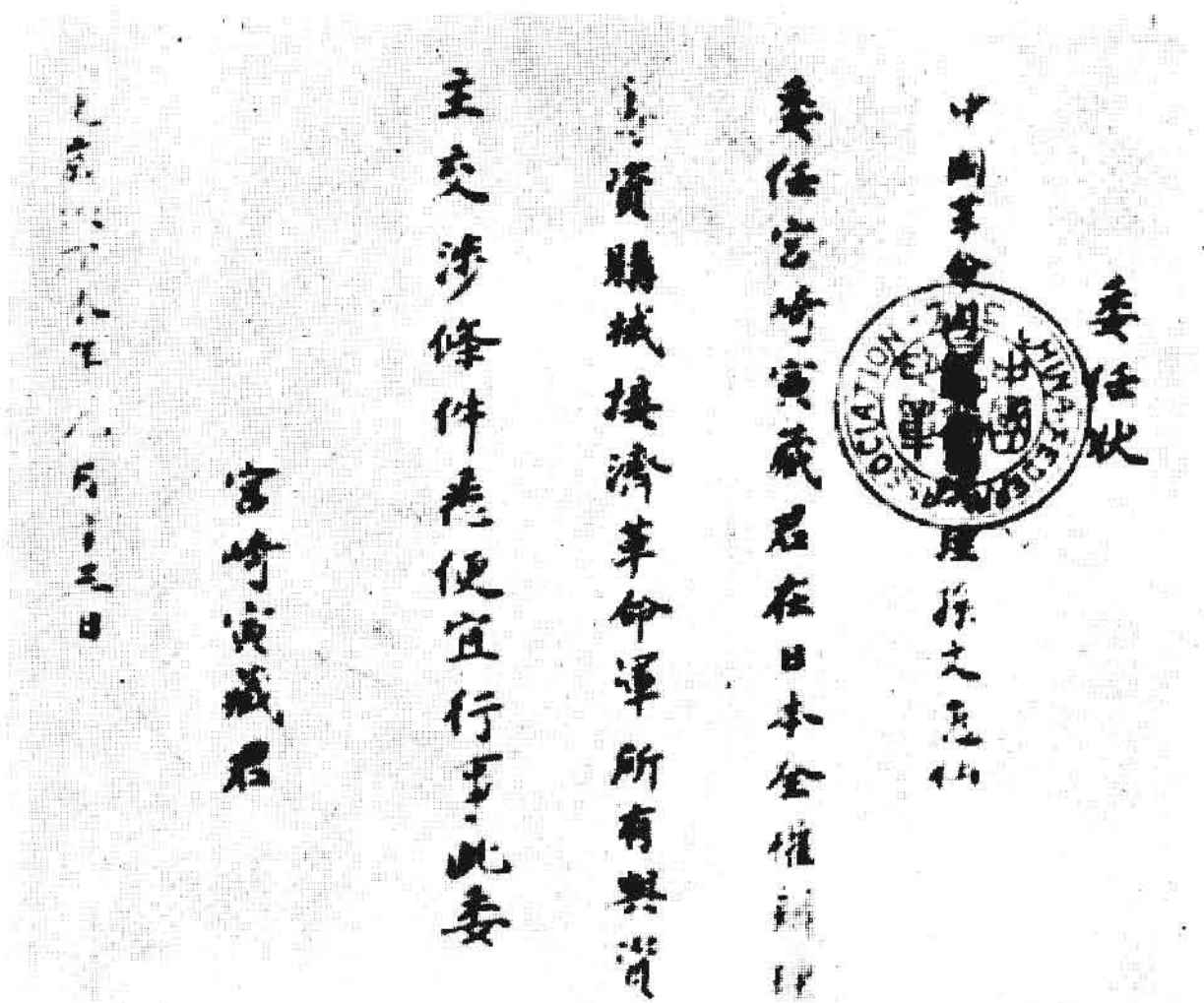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撰寫「三十三年之夢」時的宮崎滔天



為調查中國秘密結社，在香港與興中會員合影。  
右起第四人為宮崎滔天。（1897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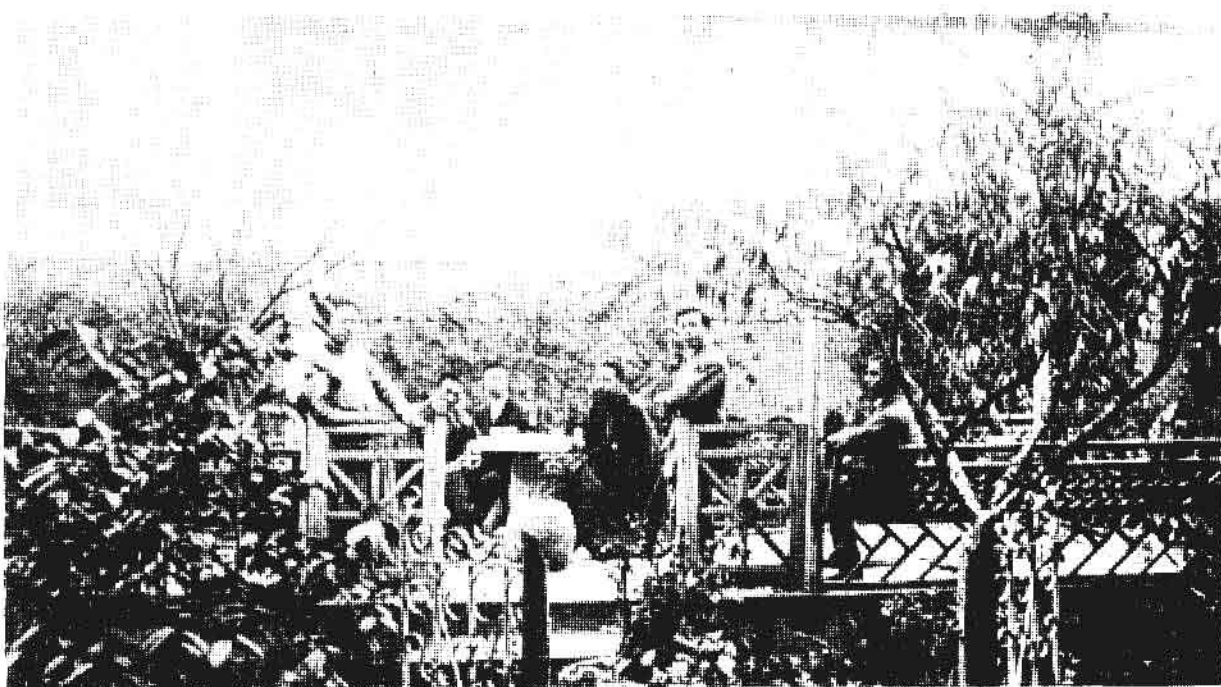
國父授全權予宮崎滔天籌資購械接濟革命軍委任狀。  
(1907年9月13日)



辛亥革命發生後，在香港丹佛號輪上與 國父等革命同志  
合影。後排左起第六人爲宮崎滔天。（1911年12月21日）



1912年6月30日攝於上海黃興公館



在杭州西湖的宮崎滔天、松本藏次、蘇曼殊。(1916年)

推心置腹 宮崎先生  
孫文

國父的揮毫

為 滔天先生題 黃興  
駁園

黃興揮毫的扁額。「駁園」是黃興協助蓋的滔天居宅。

# 凡 例

一、本文庫所包括之學科計歷史、地理、人文、社會、藝術、自然、理工、農醫各類科之知識而較通俗者，以適合社會各階層之需要。

二、本局舊刊中不乏名著，如內容合文庫之要求者，亦可收入，唯如有不合時宜之處，必先修訂。是以本文庫之稿源將來自新著及舊刊。唯無論來自何者，其印製與裝訂力求清晰、美觀。

三、文庫內文之編排分上下兩欄，穿線裝訂，並以成書之先後編以號碼，以便查攷。又本文庫之版式，較一般書籍爲小（四十開本），俾便攜帶，售價亦較廉，以廣發行。

正中書局編審部謹識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

# 自序

本書內容，可以分爲下面幾個部份，首先是宮崎滔天本身論 國父和黃興將軍的文章；其次是有關宮崎滔天的著作「三十三年之夢」和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的介紹；第三是宮崎滔天夫人槌子女士對於辛亥革命的回憶；第四是我寫有關黃興將軍的軼事，和李雲漢先生所撰有關拙譯著「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」一書的評介；最後是 國父給宮崎滔天的函電。

宮崎滔天是參加辛亥革命的日本志士當中，動機最純真而貢獻最大的人，其對辛亥革命的貢獻，決不亞於我黨國元老。他對辛亥革命的貢獻，我認爲有以下五大端：第一，他將 國父的英文著作「倫敦被難記」譯成日文發表，使 國父在日本一舉而成名，並且他的日譯，比中譯本早出版四年；第二，他參加辛亥革命的回憶著作「三十三年之夢」被譯成中文後，在中國大陸普遍流傳，使中國青年對革命有所認識和進一步地瞭解，令中國青年對革命的覺醒，貢獻很大，黃興就是因爲讀到這本書，日後亡命日本時去找他而跟他成爲盟友的；第三，他介紹 國父和黃興認識，而由此促成了革命陣營

的大同團結，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，對日後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礎；第四，主編日本刊物「革命評論」，支持和宣傳革命，不遺餘力；第五，代購革命軍所絕不可缺欠的彈藥武器。

由於上述的理由，宮崎滔天的著作，實在具有史料和文獻價值。我認為，翻譯和介紹宮崎滔天的文章，應該是整理辛亥革命史的重要工作之一部份，而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偷閒翻譯它的主要原因。我相信，此書的出版，對中國現代史，將有其應有的貢獻。

最後，我要衷心感謝正中書局董事長朱建民先生、總經理黎元譽先生、總編輯曾濟羣先生幫我出版這本書；李雲漢先生同意將其大作收入本書；莉莉鼓勵我的寫譯工作；同時以此書紀念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。

陳 鵬 仁

民國六十五年雙十節於東京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                | （陳鵬仁）  | 一   |
| 一、孫逸仙論             | （宮崎滔天） | 一   |
| 二、孫逸仙傳             | （宮崎滔天） | 五   |
| 三、孫逸仙其仁如天          | （宮崎滔天） | 二七  |
| 四、與革命黨領袖黃興一夕談      | （宮崎滔天） | 三三  |
| 五、黃興先生逝世三週年的回憶     | （宮崎滔天） | 三九  |
| 六、黃興將軍與刺客高君        | （宮崎滔天） | 五三  |
| 七、湖南行              | （宮崎滔天） | 六五  |
| 八、廣州行              | （宮崎滔天） | 九三  |
| 九、我對於辛亥革命的回憶       | （宮崎槌子） | 一二七 |
| 十、宮崎滔天與「三十三年之夢」    | （宮崎龍介） | 一四五 |
| 十一、宮崎滔天著「三十三年之夢」解說 | （吉野作造） | 一五三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二、關於「三十三年之夢」及其中文譯本·····  | (陳鵬仁)····· | 一七三 |
| 十三、關於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第一卷·····     | (陳鵬仁)····· | 一八三 |
| 十四、關於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第二卷·····     | (陳鵬仁)····· | 一八七 |
| 十五、關於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第三卷·····     | (陳鵬仁)····· | 一九一 |
| 十六、關於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第四卷·····     | (陳鵬仁)····· | 一九三 |
| 十七、關於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第五卷·····     | (陳鵬仁)····· | 二〇一 |
| 十八、宮崎滔天與孫中山的筆談殘稿·····     | (陳鵬仁)····· | 二〇九 |
| 十九、黃克強先生軼事·····           | (陳鵬仁)····· | 二二三 |
| 二十、由陳著「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」談起····· | (李雲漢)····· | 二二七 |
| 二十一、國父給宮崎滔天的函電·····       | (孫中山)····· | 二三五 |
| 附錄：國父旅日年表·····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二四七 |

# 一、孫逸仙論

宮崎滔天

自古以來，在亞洲，赤手空拳奪取天下，在萬民之上以濫用權力爲快的野蠻的豪傑不算少；但是，據義理、主義，企求從困厄裏救出蒼生的革命的眞英雄則不多見。而爲我所知道的這些英雄，阿基那爾多(Emilio Aguinaldo)之前有李查爾(Gose Rizal)(譯註1)；洪秀全之後有孫逸仙而已。

由李查爾所發起的革命運動，和阿基那爾多所領導的獨立戰爭，其結果都失敗了。我實在不忍心言它。可是洪秀全所想建設的太平天國，因爲洪秀全的失敗而成爲泡影，當時的老大帝國仍舊是老大帝國，惴惴焉在那裏保其餘命。果爾，

這個老大帝國將往何處去，誰能拯救此老大帝國的國民呢？這是本世紀地球上的一大問題。

而孫逸仙就是以解答此問題爲己任的人。他是年方四十的壯年，曾在華南舉兵兩次失敗，但他却愈挫愈奮，其志越堅，其自信更強，爲中國革命問題，目前他正在奔走於東西兩半球。

孫逸仙的成功和失敗，關係中國現在和將來的命運；而孫逸仙之成功，乃爲中國衆人之所期待，更爲孫逸仙本身所確信不疑者，因此全世界的視線，也就統統集中在他身上。那麼，孫逸仙是何許人呢？

孫逸仙的半生是戰鬪的歷史。他在廣東省香

山縣一個寒村的農家降生的時候，就具有與貧困戰鬪的命運。十五歲時，承乃兄的好意到夏威夷，在那裏由農民生活進入學生生活，爲時不過兩年，由於入信基督教而爲其兄所拒，因此回國再過農民生活。十八歲時起五年，半工半讀在香港學醫。畢業後行醫於澳門，極受歡迎，惟爲洋醫所嫉，終於不得不關門；此時開始著手革命運動，靠醫術得金錢，用之於遊說。一八九六年，舉義失敗，遂亡命國外，流浪世界，游說又游說，至英京倫敦，竟被清廷領事館拘禁，九死一生，又流浪全球。一九〇〇年，舉兵於惠州，又遭挫折；爾後週遊歐美兩次，刻正在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奮鬥中。

孫逸仙的半生是戰鬪的歷史，同時也是失敗的歷史。但失敗的歷史却加強了他的信心和勇

氣，由此他的事業可以指日底成。而近數年來，他的主義主張以燎原之火的聲勢在中國內部傳播，更贏得歐美人士非常的尊敬，可以說是它的明證。如非他的努力奮鬥，怎麼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？的確，革命勢力之有今日的成績，完全是孫逸仙奮戰的結果。

但他今日的戰鬪，只不過是迎接大革命戰爭的一種準備而已。這等於說，戰鬪準備完成之日，正是大革命戰爭勃發之時。那麼，所謂的戰鬪準備，現在已經進展到何種程度了呢？俄國革命黨在其機關報「奧理亞」（譯註二）發表了它的預言。它說：「在兩個月之內，中國南部將發生驚天動地的革命。」是否會如此，這是一個疑問。

我想，也許不會那麼快。不過，天下的形勢，的確日趨對於革命黨的活動有利。因此，

孫逸仙之決定進行孤注一擲的戰爭的時期，似不致於太遠。孫逸仙是要把中國變成自由共和的新天地，不達到目的不干休，具有非爲其戰鬪到底不可的命運和自覺降生此世的戰鬪的人物。

若是，他會因爲中國革命的成功，而放棄其戰鬪嗎？有一位日本人曾經問他說：「您完成了革命，中國強盛以後，一定會來征服日本，縱令您沒有這種想法，貴國國民對於戰敗日本必定懷恨。」他冷笑着答說：「請不必耽心。我最討厭坐船，所以我要避海往同樣大陸國的俄都進軍。」今日的俄國已非昨日的俄國。那麼，他日他將進軍何國呢？這是非我所能知道的，不過由此也可以想見他的鬪志之如何地旺盛。果爾，他將披何種戰甲上未來的戰場呢？

我不必多說。他是穿着名叫自由平等博愛之

戰甲的革命的化身。他在幼年時代所獲得的基督教信仰，加上他少壯時代不斷地鑽研所得的政理和哲學形成另一種哲學，這種哲學和孫逸仙混爲一體，而成爲今日的革命戰士孫逸仙。

孫逸仙堅信天不在人之上造人，因此他以人類同胞主義，擬在地上建設天堂者。

所以，如果有人認爲孫逸仙想依民族主義推翻滿清政府者，那就錯了；如果有人以爲孫逸仙欲以種族的偏見報復歐美的話，那更是大錯。當然，他愛跟他屬於同樣的民族和種族；但同時他也愛世界萬民。他具有愛一切人類之優美的精神和高尚的感情。孫逸仙是主義的人。因此違背人道者，不論滿漢，不分黃白，他將以革命的鐵火予以徹底的洗禮。

洪秀全喜歡投機。他自稱爲耶穌基督的弟弟

，用妖術瞞騙人民。這畢竟是承襲因為沒有自信而來的弊端的結果。而他終歸失敗的原因也在此。在這一點，我特別尊敬 孫逸仙。他一點也不投機，毫不矯飾，沒有絲毫權謀術數，一切的一切自然天真，你跟他認識愈久，你對他會愈崇敬。所謂樸直的英雄的本色，當以他為其典型。

孫逸仙之在日夜為革命奮鬥是眾人皆知的，但是，為求知識他也在日以繼夜奮鬥的事實，世上知者並不多。他是個非凡的讀書人。除革命以外，他的嗜好就是讀書，因為讀書所得到的新知識，又革命（新）他自己。在他書房各種各樣的書裏頭，最多的是哲學、社會經濟學和兵學（戰術）方面的書。孫逸仙是左手拿着社會哲學書，右手執着刀劍的，想改造現世的革命戰士。

認識他的一部份的日本人說，孫逸仙是中

國稀有的人物。那麼，在日本，有他以上的人物嗎？沒有。孫逸仙實在是具有大本領的世界的大人物。（譯註三）（譯自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第一卷）

（譯註一）這是指一八九九年，菲律賓獨立戰爭前後的事情而言。

（譯註二）「奧理亞」是個音譯，譯者未能查出它的原文。

（譯註三）本文原發表於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日，在東京發行的「革命評論」第四期。用的是「火海」這個筆名。

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於東京

（原載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臺北「中央日報」）

## 二、孫逸仙傳

宮崎滔天

---

譯者按：宮崎滔天（寅藏）爲國父 孫中山先生生前的日本友好之一，曾著有「三十三年落花夢」一書，以記述 國父的生平事蹟及其與 國父交往經過。這篇「孫逸仙傳」，是宮崎滔天的遺稿，被收在新近出版的「宮崎滔天全集」第一卷中，以前從未發表過，所以不知道作於何時。內容僅記至倫敦被難爲止，雖無重要新史料，但亦可從此一外國人的筆下，見出國父奔走革命情形之一斑，不無參考價值。謹根據原文，加以節譯，以饗讀者，並紀念 國父逝世五十週年。

---

### 少年時代與求學時代

逸仙爲其季子。

俗語有言：「長子溫和季子調皮。」孫家長

孫文，字逸仙，一八六六年，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。父名道川，母爲楊氏。世世務農。家雖貧，但却琴瑟相和，伉儷情深，育三男二女，

子年少氣銳，不願繼承父祖之業與鋤鋤爲伍，乃前往夏威夷，投身商界，竟然發揮其所長，獲取萬金，成爲商界的巨擘。次子早逝，已不在人

間。逸仙與二位姊姊在雙親膝下。他雖也助家業奉養雙親，但一得空就率羣童，跑遍山野，自任首領共演模擬戰爭，甚至廢寢忘食，不知夜之至，因此，有兒童晚歸者，其父兄必定縐眉說：「又參加逸仙的戰爭遊戲去了。」吉田松蔭（譯註一）說：「爲羣童之魁者，乃爲天下之魁的開始。」逸仙似乎屬於這一類。

我曾問逸仙說：「先生的中國革命思想來自何處？」他答說：「我革命思想之成爲體系乃是以後的事。不過給我這種念頭的，却是幼年時代鄉間宿老的談話。」所謂宿老是些什麼人呢？就是太平天國軍的老兵。

語曰：「龍二寸而吞氣。」逸仙三尺之孩童時就英氣橫溢，膽量超羣，因此戰敗之老兵甚愛其器。老兵常左手掀白髯，右手撫其頭，諄諄

暢談當年的戰況，說明洪秀全的丰彩，甚至乘興說：「你應做洪秀全第二。」而他也心中以此自任，並一得空就做模擬戰爭，以聽宿老們的革命談爲無上的快樂，所以後來人們並不把他叫做逸仙，而皆稱他爲洪秀全。

我曾經跟逸仙談論過土地問題。我問他說：「先生平均地權之說來自何處？是從學問上的研究得來的呢，還是從實際上的考察得來？」逸仙答說：「我幼時的境遇，刺激我使我感覺有從實際上和學理上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必要。我如果沒出生在貧農的家庭，我或不曾關心這個重大問題。」他又說：「當我達到獨自能够思索的時候，在我腦海中首先發生疑問的就是我自己的境遇問題。亦即我是否將非一輩子在此種境遇不可，以及怎樣才能脫離這種境遇的問題。」

西方人說：「真正的同情是親自經驗同一境遇的人所具有的特權；至於通常所謂的同情，只是道義的感情的微動，不能算是真正的同情。」今日，逸仙不但自己脫離了這種境遇，而且進一步想把千千萬萬正在永久奴隸之境遇的同胞拯救出來。這實在是血淚的同情，血淚的革命。天造英傑之方法，可謂至爲完善。

逸仙十二歲時至夏威夷依靠乃兄，這是爲了解決他自己的疑問，亦即爲了研究如何脫離其永久奴隸的境遇的方法。到了夏威夷之後，其兄要他進英文學堂。他以天賦英才讀了三年英文書。這時他已經不復是吳下的阿蒙了。該時他又遇到人類生死的疑問，乃信奉耶穌，以之爲其解決者。他雖然做了基督教徒，但他的哥哥却不喜歡他信仰基督教，所以勸其脫離，可是他不但

聽，反而勸其哥哥入教，於是哥哥生氣並命其歸國。因此他便回家鄉，重返舊境遇，用鋤鋤幫助父母的工作。

逸仙曾經對我說過當時的心情和感想。他說：「我回到雙親膝下後，鄉間的宿老和朋友們都要我說我在夏威夷所得的見聞給他們聽。而我所說的，都爲他們所歡迎，因此他們終於推我做資深議員，參與鄉政之事，更多採取我的意見。改修道路；在街道點夜燈；爲防禦盜賊，以輪流方式，用壯丁設置夜警隊；令這些壯丁帶槍等事皆是。當時，我如果有今日的思考能力，我不會出於賭注一舉大計之行動，而逐漸擴大現有之信用和實力，由縣而州，由州而省，隱忍持久，藉共同防衛之名以輸入武器，訓練壯丁，待機起事，大事或者易成。可是，血氣方剛的我，究竟